

阎钢 陈喆 / 著

RUXUE
RENSHENG ZHELI GAILUN

人生哲理概论

儒学

中国儒学，所展示的一系列关于人及人伦问题的宏大理论，支撑着华夏民族在不断地与人生命运、与历史变迁的抗争中，一朝一代地复兴和完整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风格和特性，发展和完善着一个古家、古老文化生存的精神，从而彰显了中国儒学在凝聚力和博大的蓄积力。



四川大学出版社

儒学

人生哲理概论

RUXUE

RENSHENG ZHELI GAOLU

阎钢 陈喆 / 著

中国儒学所展示的一系列关于人及人

支撑着华夏民族在不断地与人生命
运、与历史变迁的抗争中，一朝一代地复兴和完整
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风格和特性，发展和完善着一
个古老国家、古老文化博大的永恒精神。从而彰显
了中国儒学的内在凝聚力和博大的蓄积力。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段悟吾 喻 震
责任校对:李思莹 蒋姗姗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人生哲理概论 / 阎钢, 陈喆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614—5470—1
I . ①儒… II . ①阎… ②陈… III . ①儒家—人生哲
学 IV . ①B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4531 号

书名 儒学人生哲理概论

著 者 阎 钢 陈 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470—1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2.5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引言：创造人生的现代启示

人是需要研究自己的。人类文明史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人对自身问题研究的日渐深入。只有当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身，并把自己从自我意识领域中与自然界完全明白地划分开来时，人才能全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使自己的生命进程在终极意义上得到完善。

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生命体，人生的命运有时不得不屈从于自然和社会的压力，受到自然力和社会力的制约。但是，人又是一个具有强大反抗力的生命体，人总是在不停地抗争：与自然抗争，与灾难抗争，与邪恶抗争，与一切企图阻碍完善人生命价值的事物和势力抗争。

人就是力求在与不可预料的命运灾难的斗争中，在与看来似乎是不可变更的自然界的斗争中，感觉和认识自己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人是一个集合体，一个复数，是由许多个体生命所凝聚起来的社会性群体。人要努力地完善自身，最终落脚点在于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完善，即每一个人的自我造就和完善。

因此，人生哲理是每一个人今天、明天，乃至终生必修和践行的最重要的课程，这大概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不论是初涉人世的儿童，还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不论是走上工作岗位正搏击于人生事业大潮中的青年人，还是在人生进程中已尝试过酸甜苦辣的中年人，以及已步入夕阳晚景的老年人，无不经受人生哲理的指导和洗礼。在此，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一个人是自觉意识到的，还是被动感受到的。



中国儒学就是一种倡导人们自觉地去感知、体味、认识人及人生问题的思想。中国儒学家们就是一批敢于自觉地去认识人和践行人生的思想家。尽管，作为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人生哲理是现代才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一门学问；尽管，作为一种历史的遗憾，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关儒学人生哲理的专著并不多见，成体系的、较为完善的著述就更少见了。然而，对于人、人生以及有关人其他领域的重要问题，儒学家们并没有须臾的忘怀。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疲而不倦地论述着、阐释着、践行着，只不过，他们有关人生哲理的宏大思想多是论述在各类文集中，如零散的珠玑。

中国是文明古国。在几千年文明史中，不易计数的内忧外患、朝纲更替，无情地破坏和毁灭了一个个兴盛昌隆的王朝及其臻于完善的文化思想。正是作为中华文化大家族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流派——中国儒学所展示的一系列关于人及人生问题的宏大理论，支撑着华夏民族在不断地与人生命运、历史变迁的抗争中，一朝一代地复兴和完善着自己民族的风格和特性，发展和完整地维护着一个古老国家、古老文化生存的永恒精神，从而彰显了中国儒学的内在凝聚力和博大的蓄积力。正是儒学的这种凝聚力和蓄积力，使世界文化宝库中有幸保存着灿烂的中华文化，并使今天的炎黄子孙们有幸继承着这一份享用不尽的文化遗产。

当我们一点一点地将零散的珠玑贯串起来，漫步于中国儒学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思想之林中时，如细细品味，中国儒学所创造和弘扬的人生哲理思想的精华，将会致力于对一个人现实人生的指导。

中国儒学思想家们，关于人与人性的认识，关于人生命意义的认识，关于人生境界与理想人格的追求，关于人生际遇的认识，关于人生情感的论述，关于人生交往的看法，以及关于人生德性修养、治学修养和行为修养的论述，将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生命意义的永恒所在，并通过对“止于至善”这一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追求和人生实践精神的领悟，给人以创造神圣而高尚人生的现代启示。

目 录

一、人则仁义——儒学的人与人性论	(1)
(一) 人之为人，以其有辨	(1)
(二) 盈宇宙间，人为之长	(5)
(三) 人之初，性本善	(10)
(四)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14)
二、立德立功——儒学的人生价值观	(19)
(一)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19)
(二) 生益于人，死闻于后	(23)
(三) 时当勉励，岁不待人	(28)
(四) 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	(32)
三、止于至善——儒学的人生境界观	(36)
(一)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37)
(二)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40)
(三) 仁则荣，不仁则辱	(44)
(四) 达则兼善天下	(48)



目



录



四、行仁正义——儒学的人生际遇论	(54)
(一) 杀身成仁	(55)
(二) 益者三乐	(59)
(三) 非义不居	(63)
(四) 福兮祸所伏	(67)
五、知足天宽——儒学的人生情感论	(72)
(一) 欲无度者，其心无度	(73)
(二) 爱人不独利，憎人不独害	(77)
(三)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81)
(四) 理存而气泄，胸中无敌	(85)
六、其乐融融——儒学的人际关系论	(90)
(一) 诚其身而天下诚	(91)
(二) 孝以和，恭以惠	(94)
(三)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99)
(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03)
七、尽心知性——儒学的人生德性修养论	(107)
(一) 修身为本	(108)
(二) 诚心守仁	(111)
(三) 静则清明	(116)
(四) 笃志而体	(121)
八、学无止境——儒学的人生治学修养论	(126)
(一) 学不可以已	(127)
(二) 成身于学	(131)
(三) 学而时习之	(134)
(四) 学不患深详	(139)

九、见贤思齐——儒学的人生行为修养论	(144)
(一) 讷于言而敏于行	(145)
(二) 身正而后令行	(149)
(三) 三人行必有我师	(154)
(四) 君子慎其独	(158)
十、瑕不掩瑜——儒学的人生哲理辨析	(163)
(一) 历史的局限	(164)
(二) 人生的误导	(167)
(三) 批判与扬弃	(171)
(四) 继承与发展	(174)
十一、大道之行——儒家人生哲理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 当代价值	(179)
(一) “人则仁义”的理性指导意义	(180)
(二) “仁则荣，不仁则辱”的积极启导作用	(183)
(三) “非义不居”的方法论意义	(187)
后记	(192)



目

录





一、人则仁义

——儒学的人与人性论

人，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话题，又是一个最现实、最需要明确解答的问题。难怪三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曾出现“人啊，认识你自己”的铭文，以激励人去认识自己。在中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研究，都将会发现，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们，其所论究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大都是以人、人事、人生为题。

人及人生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今天，当我们用新的历史视角去探寻人及人生问题的时候，早在两千多年前以孔子^①为先导者的儒家学派就已经在探索、思考并企图解答人、人生的一系列问题了。

(一) 人之为人，以其有辨

古人曾说：天地之间，人为贵。

董仲舒^②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

较之于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人是不同的。这一点，无论是圣人贤人，愚人恶人都是一样的。人，贵于何处？怎样超越群生？这是儒家们一开始研究人就特别注重的问题。

^① 孔子（公元前 551 年—前 489 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者。

^② 董仲舒（公元前 179 年—前 104 年），西汉哲学家，使儒学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开创者。



人是什么？怎样认识人，确实是一件极难的事，今人如此，古人如此，概天下人无不如此。

与中国儒学形成、发展相同历史时期的古代希腊，曾出现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希腊哲人柏拉图^①对他的门徒给出了人的定义：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于是，他的反对者们便提着一只拔光了毛的公鸡到柏拉图那里，反驳说：这就是先生所指的人。柏拉图这位大哲学家一时竟无言可对。后来，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②曾对此补充说：人是政治动物。

可以说，中国儒学家们在认识“人是什么”的问题上，较之于同时代的各个学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天地万物之间，人之所以为贵，人之所以超然异于群生，正如荀子^③所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这就是说，较之于动物而言，人作为人，其实质在于有一种特殊的思维判别能力，即理性。在荀子看来，人在许多方面与动物没有什么差别，比如人饥饿了要产生求食的欲望，人冷了要求取暖，人累了要求休息，人好利而恶害。尽管这一切都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生理属性，圣人贤人一个样，与动物无差异，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并不是像动物那样仅有两条腿和身上无毛，其关键在人有自己的思辨能力。荀子说：猩猩形体容貌与人无异，且有两条腿，也无甚多毛，然而人能吃其肉、喝其羹，其差异，就在于人有思辨能力，而猩猩没有。因此：“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

尽管，荀子关于人的这一认识思想，从今天研究人的角度看，未免简单、粗糙了些，但是，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而言，这一思想已基本概括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方面，即人作为动物

① 柏拉图（公元前 427 年—前 347 年），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年—前 322 年），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

③ 荀子（公元前 313 年—前 238 年），名况，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

而言与禽兽无异，但人却不是禽兽，因为人有与禽兽不可相比的“思辨”。人有思辨是人唯一的特征。有思辨，人就有判断能力，人就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向好的方面发展。为此，荀子将人与动物进行了比较。他说：“人化而为善，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兽。”（《鬻子·下卷》）

儒学关于人具有思辨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学认识人及人生问题的思想基础与逻辑起点。后来的中国儒学者们无一不把人具有思辨看成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只是在提法上有一些差异而已。唐朝儒学家李翱（772年—841年）认为：“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就在于人有道德之性。”（《复性书·下》）北宋大儒程颢、程颐^①说：“‘万物皆备于成’，此通人物而言。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②。然禽兽之性却自然，不待学，不待教，如营巢养子之类是也。”（《二程集·遗书》）明朝儒子何心隐将人兽之别发展为：“人则仁义，仁义则人，不人不仁，不人不义。不仁不人，不义不人，人亦禽兽也。”（《何心隐集·原人》）

儒学关于什么是人的认识以及推而广之的定论，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与深刻性。事实上，人既是禽兽又不是禽兽，既创造了神仙又做不了神仙，所谓“人兽之间”就是这么一种辩证关系。既是禽兽又不是禽兽，那是说人的生物基础是与禽兽相同的，无论如何也跳不出生物规律的控制。人与禽兽都赋有生存的本能的天性，所以兽性与人性，初时相差的程度，原本不多。人之所以能战胜禽兽，是因为人不但知道用力，而且知道用工具，能合群与爱群，有思辨，有理性，能创造。

儒学在认识人是什么的问题上，事实上是把握住了我们今天认识

^① 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均为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② 推，此处作“推想”、“推求”解释，转意为：思辨、思想。



人所概括出的两种不同思考角度：一个是生物学的或生理学的角度；另一个是社会学的或哲学的角度。而儒学也正是在将人与禽兽的比较中，将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辩证的统一了起来。今天，无论对人是什么的认识有何深入的发展，也无法超越儒学关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认识的基本定式，只是在其基础上更精细、更明确、更科学的补充罢了。

作为生物的人，是指属于生物分类中脊椎动物门、哺乳类、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是迄今已知生物进化的顶峰，具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形态、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独自特点，拥有一套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独特的基因结构——遗传物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存在形式。

作为生物的人，不可否认其是地球上生命进化的产物，它具有自动调节、意识、代谢、变异和遗传等一切高级生命的全部属性。作为生物的人，人的发展总是以个体发育为中心的，而人的个体发育又总是在特定的 46 条染色体编码的遗传程序的控制下，在不同的个别有机体中实现的。这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生物学或生命学领域中对人是什么的回答，但它仅完成了儒学对“禽兽与人绝相似”的详尽而确定的解说，人等同于动物，人首先是动物。

但是，人不是禽兽。人作为生物学生命，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存在至今，在自然的和历史的进化中已经获得了无限发展的能力，已经具有最大容量的遗传多样性和社会可塑性，因此，人作为人而存在的时候，便已经不再是纯生物生命本身或动物本身了。因为，人在适应自然界、求其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已具备了“思辨”能力，人能够通过制造和掌握劳动工具能动地适应自然环境，主动地改变自然以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人开始具备体现人的社会学意义的生命本质特征：人的自我意识。这也就是儒学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标志：人之为人，以其有辨。

正是这种“有辨”，这种自我意识，把人与非人灵长类，与受精



卵、胚胎、胎儿以及刚出世的婴儿区别开来。正是这种“有辨”，这种自我意识，使人体发展的全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人体发展到产生自我意识，具有思辨时，人类的生物生命便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命，人的个体生命便发展为具有人类共性的社会人。

当然，儒学的“人之为人”的思想没有这样精粹与全面，但是，儒学将人所具有的思辨、理性作为与除人之外的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本质标志，却不得不承认这一思想在中国人学研究中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儒学的“有辨”，主要是指人的理性中的辨善能力，即能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有认知社会中的礼仪纲常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儒学对人的认识，一开始就将其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具有较强的社会学意义。在儒学看来，只要是一个人，他就应懂得善，知仁义，明纲常。“人推广其居以象仁，以人乎仁，正其路以象义，以人乎义，以操其才，以养其情，以平其气，以存其心。于居之广，路之正，以人乎仁义，则仁义其才也，仁义其情也，仁义其气也，仁义其心也。仁义人也。人岂易易而人哉？”（《何心隐集·原人》）反之，人不知善，弃仁义，便与禽兽无二。故人非明于善，岂能自觉于人道哉！

（二）盈宇宙间，人为之长

人在宇宙间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人是怎么行，又是怎么为，这在人探索自己的过程中是一个颇费思虑的事情，至今也仍然争议不休，悬而未决。儒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也是不尽一致、众说纷纭的。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儒学假天命以论人贵，以及人立天地间，须遵循“天道”而行的人为思想。



孟子^①在论及人在天地间的行为时就特别强调：“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他举例说，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道德不高的人为道德高尚的人所役使，不太贤能的人为非常贤能的人所役使；一个政治黑暗的社会，力量小的为力量大的所役使，弱的为强的所役使。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就是由天决定的。即：“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孟子·离娄上》）

“天”作为一种自然或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自然或社会规律，在儒家学者们看来是不可以肆意违背的。人是天的造化物，即人是自然界的造化物。人立于天地之间，形于天，立于地。天地间，人为贵。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天之与人，其有形以相通，故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因此，当孟子的学生万章问孟子：“有人说，到禹的时候社会的道德就衰落了，天下不传给贤圣的人，禹却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事当真吗？”孟子回答说：“不，这事不是这样的，天要授与贤圣的人，便授与贤圣的人；天要授与禹王的儿子，便授与禹王的儿子，这全是天意使然。这是因为，尧的儿子丹朱不好，舜的儿子也不好，而禹的儿子启却很贤明，能够认真继承禹的传统，这些都是天意。当然，天所要废弃的，一定是要像夏桀、商纣那样残暴无德的人。”^②

人循天道，天命于人。这是儒学研究人、人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基点。但是，儒学在天地之间寻找人的位置的时候，并不尽然将人摆在完全被动的屈从地位，而是让人自觉自己的处境、地位，以自觉地遵循自然之道而有利于人、有利于人生、有利于人世。这正如荀

①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思想家，孔子学说继承者。

② 杨伯峻：《孟子译注·万章章句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



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①存，不为桀^②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

这就是说，大自然的运行是有定数的、正常的，具有客观规律性，它并不能因尧有德就保存自身规律的正常性，也不能因桀行恶就丧失自身规律的正常性。人的行为只要适应自然规律就是吉利，违背自然规律就是凶恶；只要人们勤于农耕且实行节约，自然就不会贫困。同时，人们的养生方法周全、完备，行为又适合时宜，自然就不会生病；人们加强道德修养而无二心，自然就不会招来祸害。因此，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行事，水涝天旱不能使人饥荒，天寒酷暑不能使人患病，妖精神怪不能给人造成祸害。

儒学将人摆在天地间的位置的认识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人生于自然，行于自然，盈宇宙之间，人为之长，这一思想是积极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天之与人，其有以相通，因一人之身，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气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虑之所识也。手足之所运动，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与天地之大数，通体而为一，故曰：天地之间人为贵。（《正华子·执中》）

人也者，能借自然规律的认识以清晰自己的视觉，能靠自然规律的认识以灵敏自己的听觉，能在自然规律的认识过程中丰富自己的思想。如离开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人尽管视强则目仍不明，听甚则耳仍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柳宗元^③集》卷十六）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

① 尧，传说中上古时代有德行的帝王。

② 桀，夏朝末代国王，相传中的暴君。

③ 柳宗元（773年—819年），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在于人的眼睛能接收万物之色，耳朵能听万物之声，鼻能闻万物之气，口能品万物之味，且人能顺万物之道，治万物者也。

汉儒董仲舒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尽管带有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色彩，但在人伦认识上也不乏独到的见解。人聚天地之精，贵于万物，人受命于天，必遵循于天。

在儒学的整体思想中，“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这一思想一方面明确了人处天地间的位置，区别了人与万物的差异；另一方面与人贵思辨相关联，肯定了人贵在于有善辨意识，能循天道而守仁义。当然，今天我们强调儒学的人为贵思想并不是全盘肯定这一思想所含的“天命”观，而是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到这一思想中所含的合理的要素。

今天，我们论及人的时候，也必然要承认：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肉体，七尺之躯，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生的本原。人虽然是自然的产儿，却能改变自然，由被支配的地位转变为支配的地位。人是能克服自然使其合乎人的需要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因如此，人才具有其高贵性。

儒学强调的天地间、人为贵思想，从今天我们认识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思想已触及了人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这样一个哲学思辨的认识论高度。儒学尤其重视人的主体性，北宋儒家程颢、程颐就认为：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人之所以为人，关键还在人事，人贵能主动修性、求道。人由仁义行，故能成性。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天只是以生为道。”（《二程集·遗书》）

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人作为主体，就是社会和历史的全部内容。天地万物间，唯人能得社会和历史精华而最灵、最贵。我们可以



用每一个历史事变，每一种社会成分和形态的存在、变化、发展，可以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来为人的主体地位作证。人不仅自我创造了社会，而且还自身构成着社会。人本来是自然的产物，但人却能以主人的身份，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规律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正如儒学认为：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这看来是为人统治之道，却强求了一个顺天地以治人的主体性意识。人通过自己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奋斗。在人的奋斗中，人能自觉地将自己当做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力求在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确立自己、控制自己、改造自己、创造自己、发展自己。人能顺自然奋进，且生生不已。

人作为客体，就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对象化，同时又是主体的自我改造对象。换句话说，人将自己作为改造对象的时候，人就处于客体的地位。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是人一旦具有自我意识，除了对自然、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探寻、思索外，更重要的是，人还要对自身进行自我认识，因而人成为认识的客体。

二是人作为主体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不仅要对人之外的世界进行新的创造，同时，人在其中也必然地被自我改造着。也就是说，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了人自身，人作为一种被改造的对象，因而人又成为被实践改造的客体。

仅就上述思想而言，儒学家们只是通过他们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的论述猜测到了人应被改造的客体性。

总之，人是这样一种远远超出动物的自然产物，他不仅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性和自主能力，而且也因此使其自身成为一个经常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客体。这正是人的优越性，他被自然世界创造，但他又能反创造于自然界，同时在创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改造和完善自身。人借此才敢于与天地抗衡，与天地共存。人能通过修道而